

甯生著

論所謂解放區政權問題

正論社印行

論所謂放區政權問題

甯生著

正論社印行
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五月

論所謂放區政權問題

每冊實價國幣二百五十四元正
(外埠酌加運費費匯)

版權所有
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初版

編著者

齊

生

印行者

正

論

社

發行者

正

論

社

目

錄

第一章 何謂解放區

第二節 名實不容混亂的理由

第二節 解放區是否名實相符

第三節 共黨製造解放區的用意

第二章 解放區是怎樣來的

第一節 總說

第二節 共黨以武力製造解放區之經過

第三節 抗戰時期解放區的擴張

第四節 日寇投降以後解放區的再擴張

論所謂解放區政權問題 目錄

12-7611.01

論新解放區政權問題 目錄

第三章 共黨在解放區中幹些什麼

第一節 政黨與亂黨之分

第二節 共黨在解放區的積極施設

第三節 共黨在解放區的消極破壞

第四章 人民對解放區的觀感

第一節 共產黨與人民

第二節 要用什麼標準去衡量民意

第三節 各級民意機關的表示

第四節 人民團體的呼籲

第五節 輿論的反映

第五章 結論

論所謂解放區政權問題

第一章 何謂解放區

第一節 名實不容混亂的理由

在討論這個問題之前，我們得首先提出一種主義，這主義，就是儒家所說的「正名主義」。有人說，哲學上一切問題的爭執，說來說去，都無非是幾個名詞的爭執。其實不僅哲學問題是如此，政治問題亦復是如此的。因為哲學與政治上所用的都是一些抽象的名詞，這些抽象名詞，其意義很難確定，意義既難確定，於是彼此的解釋遂難免不有出入，此種此出彼入的解釋，起初也許祇有毫釐之差，但愈加引伸，其相差的距離愈益懸遠，到最後成為結論時，也許可成為千里之謬。這種情形在哲學問題中是如此，在政治問題中更有甚焉。因為哲學所觸及的，祇是些空洞的思想，政治所牽涉到的，除了思想之外，還有一種實際的利害關係，一涉到實際的利害關係，則意見之難以一致，乃是極自然。

的事。基於這種情形，因此當我們在討論政治問題之前，便不能不正名。

所謂正名者，就是說，應當把事物的名稱下一個確切的解釋，使其符合於事物的實際，不相淆混。比如說，牛這個名詞所指的祇是牛，馬這個名詞所指的祇是馬，不能說，牛就是馬，馬就是牛，雖然牛與馬同是獸，但在這裏，我們應當同中求異，不當異中求同。如果我所說的牛，你却以為馬，你所說的馬，我却以為牛，那就會要弄成紛爭，這是一定的。正名主義，就是爲了要杜絕這種紛爭所以發生的根本方法。

本來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名稱，都是人所命定，不是基於事物本身的意志。當其未加命定以前，人可自由的指甲爲乙，指乙爲甲。比如最近美國所新發明的原子彈，當其未定名爲原子彈以前，人可以隨意給它起個名稱，但既經命定而爲一般人所公認之後，即不能隨意改變，因爲如果每個人都可以隨意的把事物的名稱改變，那人類的意志，就無法可以互通，甚至社會的秩序也會紛亂，這是勢所必致的。關於這一點，我們可看荀子的說明。他說：

「稱名以指實，上以明貴賤，下以辨同異，貴顯明，同異別，如是則惑無害之患，事無困廢之禍，此其所以有名也。」

這是指出名的所以起源以及其功用，同時他又說：

「異形雖心交喻，異物名實互組，貴賤不明，同異不分，如是志必有不喻之患，而事必有困廢之禍。」

這是說名與實混亂之後所必然會發生不良結果。這種結果，拿眼前的事實來印證，就使我們更容易明瞭。比如說，現在共產黨方面，天天在那裏宣傳反對內戰，可是他們的行動，却天天在那裏以武力擴張地盤，向中央所統轄的區域作軍事進攻；口口聲聲的說服從三民主義，擁護國民政府，擁護蔣主席，可是他的行動，却無一而不是違反三民主義，無一而不是反抗國民政府，背叛蔣主席的命令。文字上說的得很懇切動人，要解除人民痛苦，要勵行生產建設，而其所表現的實際行動，則為殺人放火，姦淫擄掠，破壞鐵路，掘毀工廠，斷山，堤壩。總之言論與文字所表現的是一回事，而行動又是二回事。

，這兩回事綱綱南轅北轍，背道而馳，我們如果徒聽其所標舉的名號，而不去考察他的實際行爲，那就容易受他的欺騙。從這一點，我們便可以知道正名主義的需要。具體言之，卽正名主義，乃是一條辨別是非曲直的尺度，非緊緊地把握着這條尺度，是容易由爲一切好聽的名詞所迷惘所愚弄的。現在社會上有許多風有學者名流之稱的好好先生，竟至附和共產黨的主張，甘心做他的唯唯諾諾者，就是由於不能辨明名實之故，也就是於沒有深切的了解正名主義之故。

正名主義，是孔子所提出來的。孔子之所以要提出這種主義，其目的，是要釐正是非，辨別曲直，維持紀綱秩序，致天下於太平。因爲孔子所處的時代，是一個紀綱秩序非常之紊亂的時代，同時也是一個中央政府權力衰微，地方封建割據勢力特別發達的時代，在這個時代中，正義幾乎完全消滅，一切憑武力以決勝負，於是各種大大小小的戰爭便不斷的發生，此種戰爭，按其性質，明明是一種強凌弱，衆暴寡的侵略戰爭，甚至於是一種臣弑君，子弑父的背逆行爲。然而在那般發動侵略戰爭與背逆行爲的人，爲了要避免人家的責備起見，却往往要利用一些好聽的名詞，以來掩護自己的罪惡，而社會

人士不察，或致爲那些好聽的名詞所蒙蔽，竟至加以稱許贊助，於是秩序的條亂更爲增加。孔子目擊此種情形，於是乃倡爲正名主義，以來釐定是非，辨別曲直，使人們曉然於善惡邪正之分而知所以向背，這是他不得已的一種救世的苦心。在孔子看來，正名乃是政治上的第一個步驟，他曾對他的弟子說：『如果衛君要我去主政的話，那我首先就要正名』，因爲當時的衛，正發生父子互相爭奪政權的事實，這一對互爭政權的父子，各別的用種種理由在那裏進行宣傳，人民亦不了解他們的誰是誰非，因此他才有這種感嘆的說法，同時他又說：

『名不正，則言不順，言不順，則事不成，事不成，則禮樂不興，禮樂不興，則刑罰不正，刑罰不正，則民無所措手足』。

後來荀子又說：

『王者之制名，名定而實辨，道行而志通，則慎率民而一焉。故析辭擅作名以亂正名，使民疑惑，人多辨訟，則謂之大姦，其罪猶爲符節度量之罪也。故其

民裏敢託爲奇辭，以亂正名。」

又謂：

「今人沒，名守漫，奇辭起，名實亂，是非之形不明，則雖守法之吏，誦數之儒亦皆亂」

這都是認爲，社會上一切混亂的發生，都是從名實的混亂開始。因此政治的途徑，首先便須正名，嗣此以後，正名主義，便成爲儒家政治思想中的中心主張，此種主張，到現在依然沒有失掉它的有效作用。

第二節 解放區是否名實相符

基於上述的說明，現在我們可以來討解放區這個名詞之是否正確。我們知道，解放是壓迫與縛束的對稱，如果根本沒有被壓迫與被縛束的事實，而要起一個解放的名稱，那就是無的放矢，有如荀子所說的「析辭擅作名以亂正名」，意在「使民疑惑」，其罪有類僞造「符節度量」，非糾正不可的。

歷史上有名的解放運動，如歐洲中古時代之文藝復興，美國的南北戰爭，都是博得後來史家所稱贊的。因為前一運動，其目的是在使歐洲的學術思想，脫離教士派的武斷與壓迫，回復到古代的自由；後一戰爭，則是激於高度的正義感，意在幫助黑奴脫離強橫不法的奴主的壓迫，回復身體與意志的自由，必須如此，然後才可謂解放，否則不過是冒名欺騙而已。在最近這一次世界大戰中，歐洲有許多國家的土地，曾一度為德國的武力佔領，於是各國人民起而抵抗，才逐漸的把那些已失去的土地收復，這些從敵人手中所收回來的土地，報紙上曾名之曰解放區又謂之某國的自由區，這都是正確的。現在共產黨之所以把他以武力控制的地區名之為解放區，自然也是剽竊着這個意義，但究其實際，則有一點是不相同的。一來共產黨所指的解放區，最大部份是憑武力割據所造成的，一個結果，並不是從敵人手中所收復過來的淪陷區。據共產黨的宣傳，他們在國內所建立的一共有十九個，這十九個解放區的範圍，是「南起南海，北迄長城」，凡屬為敵僞佔或共黨武力所及之地，均謂之解放區，像這樣範圍廣大的解放區，其中有一

部份土地，還是在抗戰以前，即已落到共黨之手，如他們所自以爲是解放政權根據地的陝甘甯邊區，其非藉武力從敵人手中所收復，乃是一個無可辯飾的事。即以其池部份言，如廣東，湖南，湖北，安徽，浙江，江蘇等省，雖然有一部份地方曾淪陷，但中央所派遣的軍政長官，因始終駐紮其地，未曾放棄守土之責，祇因共黨黨意在爭奪地盤，不受中央的指揮節制，往往放棄其所指定的應守的土地，所應負的軍事任務，效法流寇到處亂衝，而或竄入此種地區，作短時間的佔領，甚至趁着中央軍防守兵力的薄弱，肆行侵佔，迨至此種侵佔陰謀既遂之後，即大肆宣傳，謂係其所新成立的解放區，試問憑此種手段所建立的解放區，能夠與真正從敵人手中所收復過來的解放區。相提並論嗎？這是我們所要問的。關於此種情形，我們可看孔庚與張九如兩先生的論著，孔先生說：

「此次中共的新華日報，天天宣傳，某省是他的解放區，究竟是從那個敵人手裏解放出來的，這又叫我不懂，我是湖北的老百姓，我知道有的地方是淪陷在日敵手裏的，也有不曾淪陷的地方，我祇聽說中共的兵，在不曾淪陷的地方，蹂躪騷擾

從來聽說中共的兵不敢與敵兵接觸一次，現在中共把我們湖北省也算作他的解放區，我不獨不懂，實在不服」。（見廿四年十一月十二日世界日報）。

張先生說：

「中共所謂十九解放區也者，十之八九如海市蜃樓，如沙灘築室。凡一度爲其軍隊黨員特工滲入之地，或爲其游擊竄擾之區，立即指派其地若干暴徒爲城鄉行政人員，並使此行政人員爲之搖旗吶喊，開會集議，爲之拉壯丁，派捐稅，征糧秣，供車馬，卽名之曰是地已解放，民主政府已成立，向不問其地之果能統治幾日也；或一二日卽又竄至他邑，或三數日卽已爲國軍收復，或四五日更又爲敵僞軍驅逐，淪其壽命，幾若楊柳之求作一日天子。更有甚於此者，游擊方及其地，噓息猶未絕定，而敵人已至，則又委而去之，然仍宣揚於世曰，吾軍曾解放某地矣，此種辭意，又若王敦之死後乃加食甞。其或有若干地區固守至今者，然秦半非戰略要地，而爲敵人所不爭，國軍所未進，殆天津人所謂三不管之區也，然中共則仍言得之於

論所謂解放區政權問題

苦戰，名之爲解放。且中共軍隊實力，亦甚有限，除久經接觸衝突之一部份將佐士卒，尙能作正面戰外，十之七八均爲烏合嘯聚之衆，裏脅綏架之民，故祇敢游擊，不敢與敵軍作陣地戰，祇能乘國軍之不備而突施襲擊，不能收敵軍之據點而使之敗退。一言以蔽之，在抗戰時期，中共實未能以堂堂之鼓，正正之旗，力戰苦鬥，而收復幾何重要地區也。及日軍投降以還，則亟出其久蓄未用之兵，分道四出，如僧趨利，或乘敵軍已無鬥志，而與以突襲，或觀敵軍已感絕望，而誘之合作，藉以增厚其兵力，擴大其解放區。吾人試一翻閱日軍投降以後之新華日報，常可見其大書特書攻克何地，解放何邑，俘敵若干，繳械幾何，即可知其投機取巧之技倆爲何如，搶降奪地之罪行爲何如矣。孫子兵法，首重大道，而不意中共用之於私圖，其所謂守如處女者，中共竟巧用之於敵兵壓境，國軍苦鬥時期，其所謂出如脫兔者，中共又竟妙用之於敵兵停戰，國軍受降時期也。中共爲己謀，圖巧不可階矣，然終不能使明眼人之不發其覆，不摘其奸也。又其宣傳之最不自悟其大謬者，莫過於十月十

七日新華日報轉載延安公佈之數字，其辭曰：「八月十五日以來，至九月十一日兩月中，光復一百五十六城市，自九月十二日至十月十一日，又光復三十九城市，秦皇島亦爲我軍收復，」並分別冠之以題目，「兩月光復三百城，生俘敵僞十餘萬，控制華北華中重要鐵路線，與山海關至杭州灣之大部海岸線」。再請讀者一張目以視，一閉目以思，日本非於八月十四日宣佈投降耶，胡爲於日軍已投降之後，反踴躍用兵，如臨大敵，而爲八年來抗戰期間所未見耶？中共所常宣傳之十九解放區，非亦由襲擊國軍如其今日之襲擊日軍而獲得耶？非亦由乘人之危，圖己之利而造成之十九處地獄耶？若復參證以綏遠與陝邊近事，中共分兵侵奪國軍已收復之歸，集，豐，涼，陶等縣邑，分兵攻佔向未淪陷之安邊靖邊定邊，企圖席捲囊括於其所謂解放區中，與其所有解放區之如何獲得，不更彰明較著耶！若復證以十月十日前政府與中共代表十餘次會議時，政府代表數度詰以解放區究有若干縣，縣名爲何，何日解放，中共代表始終謊之於未攜材料，諱莫如深，則其不能自言解放區之確實性，

不敢自信解放區之鞏固性，不願列舉地名，致自縛隨時擴大解放區之自由，不更肺臆如見耶！若中外賢達，僅憑常理常識以審判此案，則中共之所籌解放區，名號既甚惡戾，事實亦多虛偽，不待煩言而巳明矣」。

（見三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和平日報）

根據上述，因此我們知道，共產黨之所謂解放區，並不是真正是從敵人手中所收復過來的土地，乃是以武力擴張割據區域的一個代名詞，這一點，就與歐洲的解放區其性質完全不同。

其次：我們還知道，共產黨之以中國解放者自任，不是抗戰才開始，在抗戰以前，他在延安所辦的黨報，即名之爲解放日報，在這個報上，曾不斷的散布各種關於煽動階級鬥爭的宣傳文字，其用意即是想利用一般愚民來破壞社會秩序安寧，達到他控制政權的目的，至於後來之把解放這個名字，加到他所佔據的土地上去，乃是適逢其會的一種巧合，並不是他原來的動機。就其動機言，則他當初所謂解放，乃是指對中央政府而言